

不断发掘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

方 勤

传承之光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几代考古人夙夜兼程、青灯黄卷，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不断丰富着长江文化的内涵。

提炼长江文化的鲜明特色

长江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从浩瀚的考古资料中可以提炼出诸多亮点。

这里有以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陶器制作地为特色的万年文化之路。长江流域有距今200万年左右的巫山人和建始人、距今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距今100万年左右的郧县人、距今75万年左右的梅铺人、距今50万年左右的白龙洞人、距今35万年左右的南京猿人、距今5万年左右的黄龙洞人，也有距今5万年至1万年的汉阳人，亦有从山洞走向平原的鸡公山先民等，发展脉络清晰连贯，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进化并诞生智慧，留下了宝贵的足迹。

距今2万年前左右，长江中游的江西仙人洞先民开始制造陶器；距今1万年前左右，长江下游的上山先民完善陶器制造、驯化栽培水稻、发展农业。之后的彭头山先民农耕农业、村居生活；跨湖桥先民稻耕农业、饲养家畜、造船制玉；城背溪先民仰观宇宙、洞察天文，刻石以记之；柳林溪先民雕石塑像、刻画记事。

这里可以看到以凌家滩、良渚、石家河为代表的5000多年文明。凌家滩先民阶层分化、以玉殓葬、彰显身份；屈家岭先民统一有畜、蓄水灌溉、大兴土木，强势发展；良渚先民兴修水利、堆筑城墙、规范用玉，等级森严；石家河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引水挖渠、捏塑雕玉，盛极一时。

以“金道锡行”为核心的青铜文明之光熠熠生辉。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南下控制南方的矿产资源，以盘龙城、曾国为代表的地方重镇保障了铜矿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原。铜绿山先民采矿冶铜、富足地方、输送中原；三星堆先民制造黄金、雕刻象牙、祭祀礼神；曾国先民热衷音乐、乐理开明，影响深远；吴越先民善造兵器、冠绝天下；楚国先民率起长城，立县治、改书写，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和渊博的数学知识。

更可看到秦汉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开启华夏文明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南方与北方的文化交流融合，战国以来，各地的人群互相学习，融合进步，华夏民族迈向了新的征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



▲距今6000年左右的城头山遗址。



▲距今5800—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



▲距今3500—3200年的盘龙城遗址。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版式设计：赵偲汝

了与西域交流往来的路线。丝绸之路的开通，让中华文明吸取更多来自其他文明的优良基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长江沿线文物资源丰富，考古成果突出。仰韶时代黄河流域的彩陶经过枣阳雕龙碑传至三峡地区的中堡岛遗址，是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影响。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北上至南阳黄山、洛阳苏羊遗址等地，之后也有楚文化北上问鼎中原。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断地碰撞和融合，激发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内生动力。

同样，中华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融入自身的发展。曾侯乙墓出土产自西亚地区的蜻蜓眼，楚国的丝绸也传播至阿尔泰地区；汉代兴起的丝绸之路，以及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国际视野更加宽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世纪兴起的万里茶道，从福建、湖南、湖北到俄罗斯再到欧洲大陆，并且沿用至今，是一条“活着”的文化遗产传播路线。

实现长江文化资源的高质量转化

长江绵延6300多公里，其干流和支流流经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域总面积约

180万平方公里，沿线文物资源丰富，目前已建成开放的有三星堆、金沙、良渚、凌家滩、钓鱼台、城头山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建设好长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弘扬长江文化的必然选择。通过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深挖遗址内涵，做好保护和利用，活化长江文脉的历史场景，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才能讲好长江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加强长江流域水利文明研究，多种方式展示先民的水利思想和水利文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发现了因地制宜、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结构，距今5100—4800年，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发现了由外围的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人工堤坝组成的外围水利设施和城址区的古河道及水城门系统构成的一整套水利系统，在保证良渚先民生产生活用水需求的同时，可以使城址区免受洪涝灾害的影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发现了从城北部进入城壕（护城河）和城内的水系、水门、拦水坝、小型水库、东河引水工程等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一直沿用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此外，长江流域的城头山遗址、凤凰咀遗址、城河遗址、纪南城遗址等都发现了利用水资源的遗迹和现象。长江

流域水利系统的考古发现展示了长江流域先民成熟完备的水利思想和高度发达的水利文明，这不但可以为长江文化的高度和厚度添砖加瓦，更可以显示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突出贡献。

从屈家岭到石家河，不仅可以重温先辈在1954年石龙过江水库文物调查时发现屈家岭和石家河遗址的兴奋心情，更能够感受到长江中游文明北进中原时强盛的文化面貌。从盘龙城出发到铜绿山，再到擂鼓墩和苏家垄，可以了解中原王朝通过地方政权控制南方矿产资源输送至权力中心的过程。从潜江龙湾到纪南城再到熊家冢，从离宫别苑到政治中心，再到楚王死生之地，车马陪葬，视死如生，能够感受楚国的强大和楚人的浪漫情怀。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不息的长江滋养孕育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和长江文化，长江沿线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大自然造就了长江沿线美不胜收的景观，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各领风骚、挥斥方遒，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这些都应该纳入传承和保护的范围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重估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吴军明 夏孝言

陶器的烧造与使用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共性。考古发现已证实，从距今2万年前人类发明陶器到距今3000年前成功烧造原始青瓷，再到当下，陶器在人类生产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直到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的陶器在社会生活和科技领域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历来多有探讨。摩尔根曾把陶器的发明和使用作为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陶器的发明是史前时期时代的变革，人类从此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产品。在此之前，人类所有的工具都是对自然界现成物品的物理加工，而陶器是采用天然原料，通过化学反应使之改变固有形态和性能，从而制成人类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器皿。考古学家刘莉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人类的生计方式影响极大，它的优越性主要在于烹饪和储存食物。

世界上最早的陶质容器出土于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测年数据距今约2万年，器型为整体近似“U”形的圆底罐。此外，广西桂林甑皮岩、大岩遗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等南方洞穴遗址同样发现有早期阶段陶器。北方地区早期陶器见于北京东胡林人、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山东临淄齐家徐姚遗址等，这些新发现的陶器测年均可至距今1.4万—1.3万年。作为水、火、土三者的结晶，陶器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是史前人类的创造性突破，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将丹麦史前时代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期说”理论。法国学者提出石器时代还应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即“打制石器时代”和“磨制石器时代”，这就是现在通用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期说”被进一步扩展为“四期说”。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传入我国，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很快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都有所发现，特别是北京周口店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这些理论也随之传播开来。

从以上对分期的探索历程看，中西方学界主要还是以“生产工具所用材料”作为人类文明史划分的标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地下出土材料日益丰富，考古学家期待用更丰富的理论诠释考古资料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涵盖所有文明发展过程中对材料的改造、利用进程，从而更完整地反映先民改变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

从人类对材料的改造、利用这一角度出发，以材料为标准的时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利用天然材料时代，即使用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木头，对其进行简单的加工，并没有改变材料性质。二是材料的新突破，即陶器的发明。陶器是人类在自己进化历程的早期，以土为基础物质，用水与火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开创了人类利用、改造材料的先河，是史前人类的创造性突破。三是从天然矿物中提取新材料阶段，即金属冶炼时代。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使人类能够制造出更为先进的工具和器械，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显然陶器的发明是一个分水岭，为冶铜、铸铜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种人工材料，它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进行时代划分框架的新尝试，即石器时代——使用天然材料，陶器时代——改变天然材料的性能，金属器冶炼时代——从天然材料中提炼新物质。这一分期标准与分期方法的调整，既突出了中华民族因为发明陶器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也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

事实上，陶器的发明既是文明社会赖以形成的技术前提之一，也使人能在文化创造能力方面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此人类就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文化创造活动。因此，将陶器的发明和使用作为史前时代分期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正是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陶器地位的肯定。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讲好一粒米的漕运之旅

赵 媛 范家昱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年来，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识和力度不断提升，在增强公众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为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效。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不仅是我国以隋唐大运河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更是推动大运河保护传播的重要载体。

“国运泱泱——隋唐大运河文化展”作为该馆的基本展陈，从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价值切入，展现隋唐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战略作用，以及新时代大运河在经济社会建设及文化交流方面承载的时代内涵。为了激发观众的兴趣，更清晰地勾勒出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全貌，策展团队以问题为脉络展开叙事，这个问题就是“一粒米”是如何通过大运河进行运输的？由此引出大运河的历史功能——漕运。

漕运已消失多年，大众虽对此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但认知仍然疏远与抽象。相比较起来，“一粒米”的意象就十分具体而亲切。以“一粒米”为题眼，将古代漕运类比为当代的物流。在观众现有的知识体系中，是否能想象，一粒米从征收至运输直到端上餐桌这个过程穿越了哪些环境、克服了哪些困难、经历



▲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外景。
张怡照摄

了哪些变数，最终可以呈现怎样的结果？“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展由此诞生。现在看，展览实现了多种转换：

从专题叙事到综合叙事。区别于以时代或专题进行分类的展览，“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以米为点，漕运为线，运河历史文化为面，对漕运从征收、运输、到达三个环节进行展开，串联起与漕运相关的征收、税制、制度改革、运输体系、水工技术、管理制度、仓储技术、城乡风貌

等内容，让观众跟随“一粒米”的旅途一步步展开想象。展览内容根据每一步的实际问题进行综合阐释，提升了叙事的连贯性，便于观众整体理解历史上漕运的辉煌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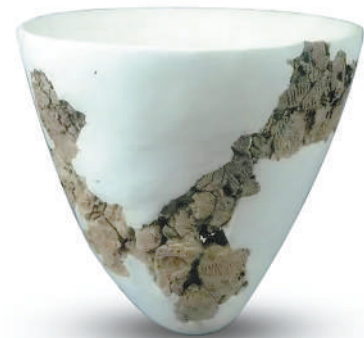
从旁观叙事到沉浸叙事。为了进一步拉近大运河与观众的距离，展厅整体采用互动体验的方式，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古代运河的繁忙与辉煌。例如“欢迎您依法纳税”展项可体验唐朝的税收制度，获取“纳税收

领抄”。“比谁更牛”展项可通过体感交互技术奔袭一段河堤。“古船新貌”展项通过声光电效果复原漕船的原貌，在船的一头设置了模拟拉纤的体验装置，装置可以计算体验者的拉力，以数据动画的形式展示，让体验者感受拉纤的辛苦与不易。“城与运”展厅更是利用数字化与多媒体技术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体验运河沿线的风貌。

从笼统叙事到具体叙事。随着“一粒米”的旅途展开，观众带着问题上旅程，展项需要给观众具体的、严谨的、令人满意或引发思考的答案，因此在内容编写上除了把握信息的准确性、严谨性并反复论证外，还需要深入挖掘提取更具体、详实的信息，将之转化为可读、可感、可比、可记忆的形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这种信息的具体化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如通过“物产地图”，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各地物产和大运河航道之间的地理关系。“皇帝的餐桌”通过具体菜肴直观呈现古代的饮食文化，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拥有更加详实的信息记忆。

从历史叙事到当代叙事。展览虽主要聚焦古代漕运，但在具体阐释时运用“快递”“物流”“依法纳税”等当代词语来增加文字的亲切感，建立历史与现代的关联。

整体来看，“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展运用与时俱进的叙事方法，平衡了基本陈列展严肃、庄重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物展品数量的不足，同时增强观众的“在场感”与趣味性。展览因其独特的创意，自开馆以来深受观众喜爱。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展览方式，不仅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也激发了他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趣和热情。



▲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器。
资料图片